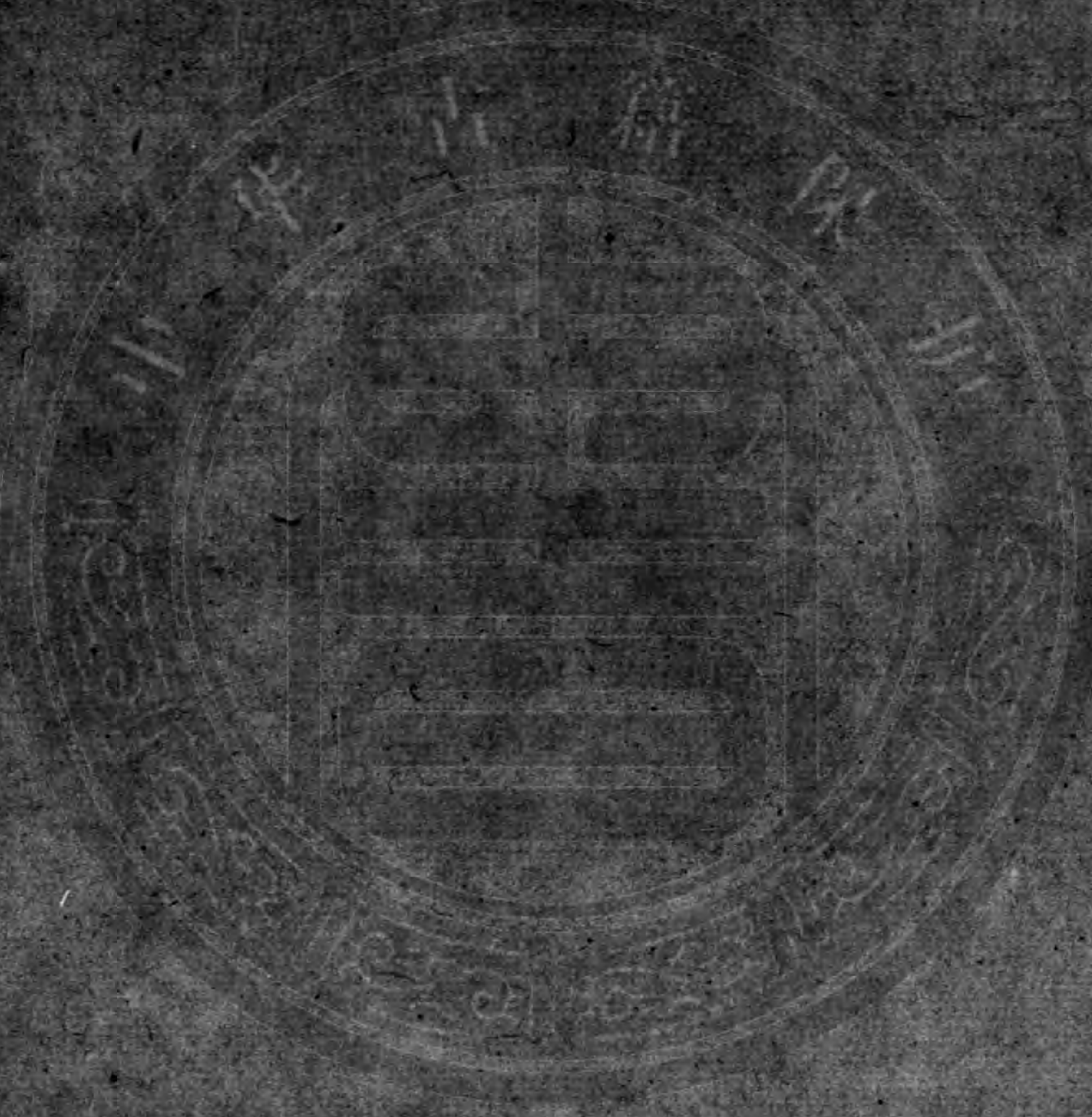


102000

67642

:12



易象正卷之八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

正曰夫姑洗之卦也。萬物齊潔盥滌去穢其律六十有四神明之所取斷也。是而猶有忌焉何也。即戎之德難乎為上也。說而和用以能通健而決不用以柔遠揚庭告邑則猶自為治也。或曰施祿居德之適相戾何也。曰君子自治不以治人厲已不以厲人爵祿之在王庭予之不敢恩奪之不敢怨夫小人而有怒氣昇君子而有德色是皆君子之所甚忌也。君子居仁而不居惠居義而不居利居於死所利而不居於為仁義者詩曰為謀為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天位天祿係於王庭王者以公於天下君子以奉於王者致謙以居之致恪以受之又何爭號之有乎書曰居

初九

夫之大過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曰勝而往亦豈无咎乎大壯之趾則猶有孚夫之前趾則遂得咎何也大壯而恒

寵思危罔不惟畏則可去其夫夫者矣故夫者施祿及天下之象也施祿者不自德

厚下者不自宅及其究也為厚下安宅

則猶未為過也。夫而大過，則是為過也。夫以五陽決一陰，而猶有不勝，何也？曰：棟之撓也。其壯不任，事機未決，而漏言先洩，宵人自防，其柄倒持，往而不勝，又何怪乎？曰：是兩利往也。利往以求制勝，何壯之有？曰：是死位也。而動已蚤，君子制事，而下人是謀。鮮有不覆者矣。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壯趾而夙夜，何貴之有。

九二 革 夫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曰：革則有位矣。有位而用柔，孚陽厲號，天下信之。然且似有憂恤者，何也？謂耀行宵，蟬出陰，朝宁之有小人，猶邊庭之有小人，不能使其死，但曰夜行而已。君子之治夜之惕號，非曰怨憎，亦以自警也。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爵位者，朝廷之干楛也。爵位晝明，干楛夜勤，雖有伏戎，勿憂之矣。故曰：炭互勝者，朝廷之大戒也。以其消長，節其蚩莫，則可免於厲矣。

九三 夬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

兌亨利貞。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正曰：健而說，然猶之健也。世未有不獨行而能健者也。獨行壯頄，其勢必爭。麗澤而往，眾志乃合。故獨行者，君子之志。麗澤者，君子之務也。君子合眾以成務，致獨以審幾。夫夬而行，雖未得志，天下猶且信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太王是也。夫无獨行之志，而欲成麗澤之務，道謀牽於下。黨議發於上，雖曰无愠，與壯頄者同敗。

也。詩曰：如匪行道。謀是用，不得于道。

九四 夬之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正曰：夬，決也。需，不進也。夫以夬決之時，進需時之策，誰信之乎？君子因時相物而動。

退而謀其身。進而謀其人。无庸之譽。不可行也。率羊之策。不可前也。於是而道決進之策。則亦且疑之矣。君子之居德也。為兌而說。為需而待。說而獨行。待而能斷。故以謀則寡失。以動則无悔。若濡有愠。聞言不信。則猶未失斷也。周公出師於畢。龜焦而棄龜。陳師於牧。雨至而決戰。周公之獨行也。文王伐密而密下。伐崇而崇降。然且七年。大勳未集。是文王之次且也。文王次且。不以為怯。周公獨行。不以為壯。夫亦曰時而已。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文王周公之謂也。

九五 夫之大壯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莫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正曰。夫之大壯。動而雷。姑洗之律。彼於太簇。陽蔬怒生。不必滂陰。夫夫之羊。得其所求。於斯時也。贊陽出滯。考神納賓。因其大采。以修日德。則猶之中行也。故莫陸采而蔬圃治。蔬圃治而嘉穀秀。詩曰。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言治小人者。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治君子者也。莫陸之賤。不逮小人。其貴不逮君子。庸猥之材。與時俱榮。夫夫而用之。夫夫而去之。明昭之賜。則必有與者矣。夫以盛明之時。无登庸之業。博碩之薦。而試禴於莫陸者。亦各其宜。有道所不嘗也。故曰。中行无咎。雖云大壯。則猶之中

行也。以大壯為中行。則是聖人舍其韋佩也。

上六 夫之乾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元亨利貞。

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正曰夫而乾何凶乎。易之觀夫與其觀剝也。猶之臨遜各傲其所終。故天道之長消亦以是而夫君子矣。故快心之事。君子之

所流涕也。无號終凶。鬼神於小人何謀乎。曰王庭孚號亦欲不信於天下云耳。君子不以消長聽之。天道不以進退委之。國柄乾乾夕惕。以圖其後。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無黍皇祖。式救爾後。是乾元之所思。柔也。故孚號者君子之不獲已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曰。是糴賓之卦也。糴賓之律。五十餘六。不可以損矣。不可以損而益之。益之彌壯。故易所不敢取也。然則樂有正間。姑洗糴賓。猶之陽律也。而為女壯。何也。曰。從律則謂之陽律。從卦則謂之陰令矣。君子肅於陰令。以察夏至。謹其起居。無有不恪。節嗜慾。尚澹泊。屏息斂身。以待陰陽之自定。於是而有佚志怠色。則其蕃育不備。賦命苟薄。神人所酬獻不從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君子治其房闈。以棲神明。早服夜息。如御賓客。故婚之女壯。君子有所不取也。不取女壯。而施命誥四方者。何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如家。安知四方及其究也。以閉關獨復。

初六

乾 婚之

婚女壯。勿用取女。

乾元亨利貞。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曰。金柅。乾也。羸豕。婚也。繫于乾。則婚不為政。孚于婚。則乾不為政矣。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問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于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尤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弊於鄆。芋。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周旋。惟道之從。子木能違若。教之欲。而吾子欲薦芟。以于之。其可乎。故曰。金柅之繫。違而道羸豕之孚。從而逆。貞吉。不往。則近於道者乎。



九二 姤之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遯亨。小利貞。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曰。包有魚。女子之祭也。女子尸祭。不及賓客。爵弁在門。不顧內厨。記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見女壯而思遯者。夫亦有伊微之心乎。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婦則猶之包魚也。

九三

姤之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正曰。女壯而知訟。則亦知厲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言夫婦舌之階厲也。君子於訟。以作事謀始。於歸妹。以永終知敝。而姤之訟。兼之。故次且之行。未為蹢躅也。君子省於內德。足以制義。宥於外德。足以制慝。嫵婉之交。何國蔑有。包魚以訟。其中。羸豕以訟。其初。凶厲以訟。其終。則亦可以免咎矣。周室之興也。皆以姜任。其替也。皆以驪隗。夫豈姜任之女。蒙驪隗之。女壯乎。不有女壯。何以敵國。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九四 姤之 巽正變象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曰。女壯而乾孫重巽申命婦人爲令。故包之有魚則猶內政也。包之无魚則是外政也。艷妻煽於內。卿士應於外。從我公事而舍其蠶織。天下既敗則從此始矣。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故姤而行巽。君子之所惡也。春秋書公及夫人如齊與夫人歸自齊。孫于齊。是春秋之嚴也。春秋之不獲已也。亦猶之申命施

諧。使天下取則焉耳。

九五 姤之 鼎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元吉亨。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

也。

正曰。瓜易敗也。杞不易敗也。姤賤而鼎貴也。以其子貴其母。以其陽德養其陰節。以其不易敗。養其易敗者。故坤之含章。載謙以從其君。姤之含章。載鼎以從其夫。臣道

以得妻道不失。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故以樛木而繁葛藟，合章之義也。君子猶或知之，以福履而成。君子有隕之道也。君子則不之知也。君子體道以養萬物，使其陽節不既，陰節不危，以御臣妾騶從，各得其所。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是姤之鼎之謂也。

上九

姤之人過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曰：姤之大過，過在勿取女者也。鹿之感陽，麋之感陰。時至而角解，角解而不交。君子遇窮而顛，顛而不復，遇吝則吝矣。失亦其時也。何咎之有。故大過之滅頂，與姤之姤角，其義不相遠也。時過而遇凶，與時遇而過吝，知命者不失其命。知性者不失其性。周公之誅管蔡，不以爲罪。夷齊之違明時，不以爲鄙。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大過之姤，與姤之大過，其要无咎一也。其皆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心乎。不然，何其詞之危而平也。

夫姤，二陰之卦也。是宜在北政，而繫於南政。何也。三才之等，六尺四寸，自四尺二寸而入於下際，餘二尺二寸，以交於頂蹠。故自乾坤至於剝復，二十卦，人身之上際，剝復至於損益，腑臟之海，滙也。夫姤而下股，膝屈向交於北政，故夫姤萃升，南北反易。三才之等，九道之緯，於是可別矣。故易

者。天人之大辨也。天地之有夫婦。皇王升降。男女遷化。世運不齊。皆繇此出。以夫婦而別。下際以剝復。而別中身。兩濟乾坤。頂蹀始終。規而圍之。一南一北。日月出入。鬼神所行。十有三萬一千六百餘里。經緯陰陽。上下終始。蓋亦猶是矣。故剝復。夫婦。聖人所以下命鬼神。而別天地也。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夬也。雜卦傳曰。姤。遇也。剛遇柔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是皆為長夏之會也。唐武德甲申。始人夬。限是歲六月。慶州楊文幹。受甲於建。成。欲圖秦王。元武門之既。則構於此也。又明年丙戌。秦王殺建文。元吉。乃即帝位。上皇讓居北宮。故為王季。與泰伯子。臧之難也。以魏徵輔建。成。以王珪。教魏王泰。而皆有市心。豈時會使然。抑人謀之。絀乎。太宗既納馬周之言。

置酒木。央奉觴。上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真古。今一時也。而內不能監元武之事。使青雀。投懷。承乾賈既。猶外侈靈州之伐。遠勒安。市之師。故為帝王。而欲絕慾。以談仁義。非堯禹不能矣。甲寅之距甲申。正三十年。夫姤中交。而才人武氏。始為昭儀。放武氏入宮。在貞觀丁酉。十二年。十月。時方十四。距永徽甲寅。又十八年。姤女已壯。而施誥四方。夫古人亦已及此乎。疑似之形。殺李君。羨。故讖緯之書。君子之所絕口也。雉奴柔。懦。恐不克終。文皇之言。不為不智。而天鼓。其波。水。沴。屢作。在廷諸臣。无一人議其始者。及雌形。既變。既聚。已翻。乃叩頭泣血。以明。不可。使李勣。義府。敬宗。三人者。推刃。諸李。幾滅。唐宗。豈不哀乎。丙辰。顯慶而後。尚三十餘年。包魚。躅豕。併發。其毒。醜廢。三子。殺十二王。朝士。破滅者。幾數千家。雖以狄。仁傑。婁師德。之流。亦含。妬。忍。恥。待。

盡而已。談者以春秋姜氏不去夫人。謂臣无挾君。以子去母之理。正當委曲以奉。惟狐栖遲而觀。敵笱鳴呼過矣。夫使文姜覆魯之宗。敬贏絕文之祀。即三家諸子。亦有起而殉之者。必以季孫行父公子遂為百世之模。亦不達於類矣。夫亦束於權勢。偷日視陰。无繇從聖賢。問其沐浴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曰。澤上有地。其象修文。地上有澤。其象修武。何也。澤上有地。則澤在地中。百流歸之。人臨其上。以為教思。容保文德。出焉。盛明之時也。地。上有澤。則澤冒於地。百流泛濫。人萃其間。以為戎器。不虞。武事出焉。憂危之時也。憂危之時。而為假廟。用牲。何也。是猶之明盛也。大衆所聚。不得禮樂。必有戈矛。故羽籥干戚。兩者相為救也。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是猶之盛明也。而韉韠鞞鞞。及於君子。故俎豆軍旅。兩者亦相為用也。及其究也。為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德。

初六 萃之隨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曰。萃而隨。雖不為亂。其道足以亂矣。是非有終。孚也。號笑焉耳。君子獨往不隨。丈夫獨行不隨。小子萃而隨人。何為者乎。故號者喪志之事。往者正行之道也。春秋之

會盟何歲。蔑有其孚而尋之。皆不終也。其號而隨之。皆亂也。魯僖公不服於齊。與衛莒盟於洮。又盟於向。齊人來伐。臧文仲病焉。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展禽以膏沐犒師。齊侯問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曰。何恃。曰。恃二先君之職業。昔成王命我文公及齊太公。曰。爾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恃此不恐。齊魯乃平。夫僖公則可謂亂隨也。文仲則可為號萃也。展喜則可謂勿恤而往也。夫無獨往之志。而以亂隨人者。是大眾所為握笑也。

六一 萃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正曰：萃而困，眾志乃固。薄物以祭，猶可以福。故眾困引吉，難以爲信也。而大人終信之者，憂患同恤，眾人之道。急病讓夷，君子之務也。魯饑，文仲請糴於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乃以鬯圭及玉磬如齊告糴，魯人賴之。稱之曰智，故引吉之義未爲選事也。眾志所在，吾因而從之。雖困不殆，禴祭之與大牲亦異物而同用也。若臧文仲者，利用禴矣。

六三

萃之咸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正曰：无咎而又何吝乎？謂其與眾同義也。眾應而眾應，合志於陰，無復正助，或告之。齟難，則相視與歎，以是爲吉凶同患者，是龜著所不與也。故大牲禴祭，大人之所貴也。號呼咨嗟，則小人之事也。大師將動，既難且作，智不足以慮遠，義不足以用眾，而

及之焉。與衆人同志者。若漢梁虎牢。翟泉  
之會。皆是也。雖云无咎。吝必從之。詩曰。許  
人尤之。衆穉且狂。  
其萃之咸之謂乎。

九四 萃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人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曰。萃之必有比。執也。比猶有不寧之虞  
焉。比於上而得其信。比於下而得其順。則

是大吉也。情偽相攻。好惡相喻。琴瑟之專  
一。水木之相濟。則未之聽食也。夫當衆萃  
之時。大臣比附。以行威福。下有得衆之疑  
上。有震主之嫌。天子孤立。羣下不親。則亂  
矣。萃而比。則猶之從王也。從王而吉。何咎  
之有。吉日之詩曰。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漆  
沮之從。天子之所車攻之。詩曰。決拾既伙  
乃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夫是則萃  
之比者也。後夫之凶。其轅濤塗之謂乎。抑  
鄭伯首止之謂也。

九五 豫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豫。利建侯行師。

易象正

卷八

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曰萃有位何謂也天子無故以王人會於諸侯諸侯有事會盟而不朝於天子故春秋無義戰則亦無義會也北杏陽穀之會皆是也葵丘之賜胙陽樊之請隧或貞或悔則亦其志也然且天下不信之者古者天子受命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朝于天子乃自相朝也天子有事於羣后命侯伯致討錫以弓矢事成而獻於天子侯伯專征不得自相命也故萃者天子之事豫者侯伯之道也天子有命建侯行師以討不庭而征不服則无所事萃諸侯伯而謀之諸侯伯自相萃而謀行師則先所事請命於天子故萃之豫非

所彰信於天下也大德而永貞猶可以伯否則以疆臣盟會自教其下也故比之原筮豫之元永貞萃之四五皆用之是天子諸侯之互相取也救許城邢立衛猶庶及此也

上六

萃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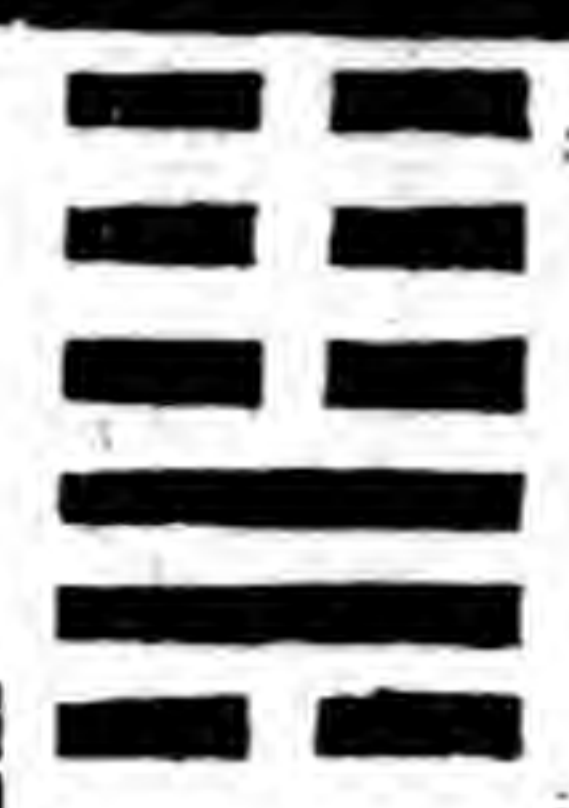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曰萃咸之嗟如尚有小吝萃否之涕洟以為无咎何也夫亦其時也知人之難古帝斬之災告之著不虞間發萃而得否上下動色大衆齋嗟神將與謀故萃而謀泰飲食宴樂則是不可為也萃而謀否齋咨涕洟則是可為也抑戒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故如衛武公則可謂知萃之否者矣沙隨平丘之會則亦不足以諱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曰升猶似有恤者何也根伏於地陰揜於上二陽并進利在不蔽故似有恤也君子患德之不積不患不在高位樹藝拱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故考德論業稽古達務君子所為高大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以家邦之親長為四海之敬愛非積學而能之乎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其諸升之謂歟夫以繼長為志以下位為恥真小人之事也故升者順德用積不見其益惟天惟喬日月邁征及其究也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六升之泰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曰升而泰允升大吉勿問之矣泰之麗於乾坤未有利者也而升與大畜其著者矣甘臨之有憂何也憂夫已大者也天地之否泰託於人不託於時君子彙征小人屏跡則是道泰也甘言可諂長民日驕則是道憂也升之初六陰動而從陽嘉言習攸伏野無遺賢是當元愷之時也至於八士而僅乃再值夫逢是時而後言升不

亦已難乎。

六二謙升之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謙亨君子有終。

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正曰升而謙位高而下人善世而不伐益流福好之所歸也詩曰雖無旨酒雖無嘉穀雖無德與女晏嬰季孫行父趙衰范燮皆用之矣故禴者神明之所繇通也孚而用禴衆志以格神道以得三讓而升堂百拜而受享夫豈為福日免咎而已故曰致

讓存位非德之至者也。孚禴則庶乎可也。

九三升之師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正曰升而得師眾志以歸為禮則有節為度則有制崇高以為志容蓄以為量是亦大人之道也。故虛者邑之聚丘也。升虛而望羣動瞭然以觀眾則得其辨。以用眾則得其利。伊尹之升臨衛侯之望楚則亦丈人之義也。君子不耻下位而耻其德之不

足以辨物不樂高位而樂其道之足以濟眾。升而師則亦庶乎當位矣。當位而計何

疑之

六四升之恒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曰升而恒未失常也。君子順德。象世不失。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荒則用升也。康則用恒也。以十五王之德服事五十年亦可謂恒矣。岐山之亨

未為不順也。君子守其順德，以俟天命。拘繫之窮，不以為戚。弓矢之錫，不以為寵。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以文王之德，而一日不回，再日不回，則用亨。西山而僅得无咎，何為過乎？故以庸人之德，而翹非常之福，亦鬼神之所惡也。

六五

升之井變正象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曰升之井猶似有恤也。而大得志何也？曰泉動於下而澤升於上。繙繙雖羸而井德不改。故井德者百世之務。羸羸者一朝之患也。君子患受德之无地，不患受福之有失。汲井以為養，升階以教讓。故小人樂其利，君子樂其志。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行潦且然，而况於井德乎？故勞民勸相有位者之敬事也。

上六

升之蠱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正曰。物消於晝。而長於夜。日夜相息。而後  
不息者。見焉。草木冥升。則各有極也。聖人  
以其不息。綿其相息者。以其有極。而引於  
无極。亦曰。幹蠱貞甲。而已。先甲後甲。晝夜  
所以不息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戒之。詩曰。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故蠱之利冥。升之利貞。性  
命之義也。體升以幹蠱。體貞以幹冥。積德  
之致也。夫不有道德。而談性命於消息之  
故。不已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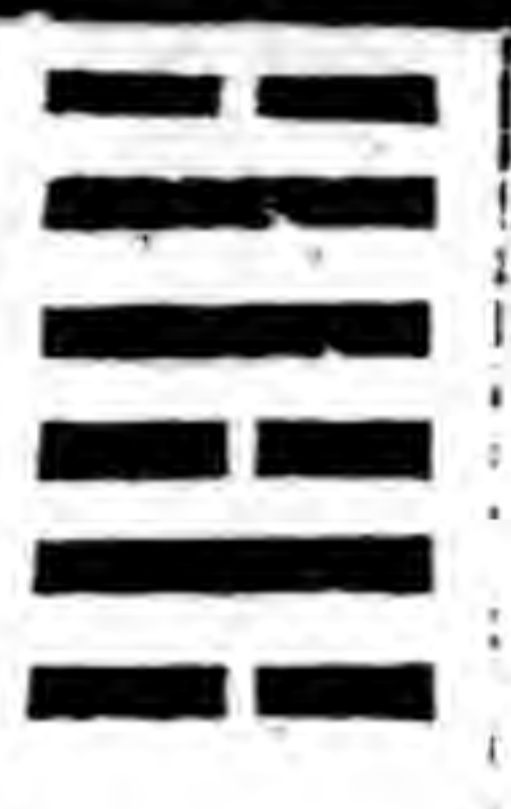
萃升。二陽之卦也。是宜在南政。而繫於北  
政。南北別繫。是則視於夬姤矣。故南北二  
十。有。四。夬。姤。北。來。而。居。其。際。北。政。二。十。有。  
四。萃。升。南。來。而。居。其。際。夬。姤。萃。升。天。地。之。  
大。別。也。人。身。體。豎。豎。而。別。之。三。際。不。等。天。  
地。體。圓。分。其。重。卦。三。際。各。二。十。四。故。夬。姤。

萃升。別其離次。而日月出入。陰陽之道。繫  
可識矣。體豎頂蹀。交於咸恒。體圓腑臟。結  
於兩濟。園倚異用。而經緯如一。兩極之間。  
為天地心。日月距極。各六十七。每卦歲歷  
亦於此出。故曰。升降遷化。命歷之義。亦分  
著於此也。

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是  
何謂也。曰。亦各其遇而已。是猶未出姤也。  
長壽延載之間。歲在癸巳。是安金藏。剖心  
之歲也。又五載。戊戌。廬陵王始還東都。辛  
丑。還東宮。乙巳。正月。乃誅易之昌宗。冬。十  
一月。武璽乃卒。以一鷺雉。濁亂朝廷者。五  
十年。狄婁姚魏。皆為宰相。俯仰其間。及武  
璽暮年。思子發。夢乃徐出。數言。續安蘇之  
後。可恥也。魏元忠。手戕敬業。流涕凶門。釀  
韋氏之亂。揚三思之灰。而猶數騰輔頰。以  
居懋名。亦可哀也。觀於景龍。景雲之事。戎

器不虞。信難除矣。相王不監元武門之甃。宗又不監後漢之甃。輕用內侍。使力士擅權。遂開觀軍容之漸。自元年癸丑。至丁丑。二十四年。諸賢謝事。李林甫牛仙客為政。遂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寵惠妃。又五年甲申。以安祿山節度范陽。明年是誦新臺之詩。又七八年。林甫乃死。國忠用事。又四年乙未。悉以蕃將代漢將。而祿山遂反。論者以祿山之反。國忠趣之。國忠不趣。山寧不反。不除不戒。戎禦乃大。且以謂男戎之甃。經於女戎之甃也乎。丙申。祿山僭號。陷長安。天子從駕於扶風。太子即位於靈武。自鄭汜翟泉之後。无有也。天子至鳳翔。乃遣使祀張九齡。劉生曰。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思之晚矣。然亦未為晚也。幸而鬼神害淫。祿山思明。數也。

年之間。俱有子甃。上皇還蜀。居興慶宮。御樓瞻眺。李輔國因之。遂鼓唇舌。執轡西宮。憂生倉卒。蓋自元武門承天樓。興慶宮之事。三變矣。然且不至於篡弒。夫謂夫妬萃升。亦獲乾坤之用乎。乾坤之擁女甃。其敗如此也。乾主而坤臣。乾外而坤內。互相取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曰。澤无水。何也。水滙於澤。則謂之澤。澤決於水。則不謂之木也。澤決而水道赴壑。之智。勇於蹈險。君子以謂之致命。小人以謂之尚口。故言不見信。君子之所謂困也。君子畜德於中。不言於外。淺深莫測。清濁莫分。无所利於人。而天下信之。畜義於中。揚聲於外。獨行不疑。獨言不違。无所利於身。而天下疑之。故天下之得其理義者。鮮也。詩曰。土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是則可謂困矣。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是則可謂不失其所矣。困而不失其所。雖有危言。何畏之乎。然則致命遂志。何取之漏澤也。曰。盛水則无澤。盛澤则无水。遂命則不見志。遂志則不見命。殺身成仁。或為之殺人媚人。則不為矣。其寃也。為明庶政。无

敢折獄。

初六

困之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亨利貞。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不

正曰。險而說。則是說險也。困初而剛動。不信而言。則眾以為樂。既矣。世有樂既之言。无有乎。源不可恃。流不可迅。上兌不塞。下兌立決。故當初用之時。雖有麗澤。君子猶以為不可也。何也。講習之言。亦大人所不事也。世而猶信麗澤之言。則君子之免於



困也久矣。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  
佩璫，不以其長。故譬木入谷，君子有所未  
免也。

九二 困之萃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正曰：困于酒食，用衆之義也。朱紱方來，假  
廟之致也。利用亨祀，大人之貞也。征凶，无

咎，不言之信也。夫有方來之福，而有征凶  
之辭，何為者乎？困而得衆，為上之所惡也。  
上之惡下，專其名，下之違上，分其情。朱紱  
方來，則未可知也。譬木入谷，則未可避也。  
以不信之言，往嘗於上，則上以為動衆，造  
譽深君者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  
假無言，時靡有爭，用  
此道也。鬼神聽之矣。

六三 困之大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不祥也

正曰困而棟撓棟撓而往何之乎君子當困有所不避也非所困而困則有所不為也困之大過已過矣而猶且往則是樂阨也古有樂阨而往者无有乎九侯之事是也君子正命以致其命正志以遂其志匪正之肯則猶之无妄委身以俟之然且君子无所懼悶也

九四

困之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正曰金車徐徐坎未滿也吝有終心行尚也天下之可信者其維心乎習坎之言心易之所貴也君子當隄不求速去待命不求速至盈科而得其漸滿節而得其候雖有違言久而必從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如東山則可謂困於金車者矣

九五

困之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正曰。是困之解。萬物甲折。罪過之所繇。免也。罪過之生。始於爵祿。赤紱之與剝削。互相掣也。赤紱不去。剝削不說。夫欲不去其赤紱。而說其剝削。此豈一日之誠。而能之乎。故澤水之决。竭而困。雷雨之合。集而解。史巫以通之。神明以將之。以為是得於祭祀者。而聖人猶以是中直之為。夫神明則中直之準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是。小明詩人。所求說於祭祀也。

上六

困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正曰。困而訟。則何當之有乎。夫訟者。所以為悔也。世未有困而不訟。訟而不悔者也。葛藟。臲臲。皆生於訟。訟窒惕中。則臲臲可安。葛藟可去矣。然則困可以不訟乎。曰。已困矣。又何訟乎。使訟而見信。則不如不訟之信也。申世子曰。敬賢於請。詩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猶未能至於無訟也。

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曰：觀於井而知養民之勤也。井之閱瓶多矣。然而繙者不疑。羸者无怨。謂瓶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君子為憲布於象魏，時事或違而更令易人，不為怪者亦主於誘掖勸助而已矣。故謹於用人，慎於用法。君子之志也。用人而不終，用法而變更。君子之不獲已也。君子之敬慎，不敬慎於瓶而敬慎於繙之者，故觀於繙井羸瓶而後知懼。

也。伊誥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夫以勞民勸相而不慎於使令，奔走之臣於以嗟歎。豈有極乎。詩曰：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今言夫勞勸之不至者也。故井者勸勞之象也。井不廢，費情不廢法。其究也，為明罰勅法。

初六 井之 需正變象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曰。夫裕於人者。不仰於天。足於已者。不待於物。水木之用。而雲雷之需。以待其時。其與幾何。故瓶者井之禽也。泥下時舍。不甃不潔。則州里棄之矣。雖有羸瓶。不復集之。君子養人。時修其憲。強則抑之。弱則幹之。臯陶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不食无禽。則是棄井也。以養民之時。而待棄井之功。不如號顛以仰之。雲雨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夫成憲之不省者也。

九二 井之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曰。谷射甕敝。非蹇而何。故井者。所以修政也。蹇者。所以修德也。以德修政。故養者得其地。難者得所濟。蹇而方難。則必有旁漏。四射不任其事者矣。上不修德。下不任事。故多勞而鮮功。屢勸而罔濟。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泄泄。猶谷之射鮒。而甕之敝漏也。

九三 井之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曰。井有坎。萬物之所就養也。養賢及民。惟心而已。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以養賢爲心。使教事有習。德行有常。則明昭之賜。與天下共受之矣。渫者。井也。汲者。繙也。繙腐井深。谷射甕。敝雖有行人。洞酌莫從。故上不求賢。下不貢士。王者所致辟也。天下之不祥。則莫大於蔽賢者矣。舜舉十六族。而升於大位。季孫行父。逐一莛僕。而五世食福焉。王明並受。何疑之乎。周政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可以教汲者矣。

六四

井之大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正曰。井而大過。有過於羸瓶者矣。羸瓶射。鮒井敝。必修。故疆界之辨。溝血之設。明王之所致力也。君子之於養人。有過其事。倍其力。而猶爲之者。若井谷而甃之。是也。古者徹田。徹田而後井之。井久必敝。敝必復修之。修之不復。而後以爲阡陌。魚胾。以爲

阡陌魚肚。而後量之。均之。執必不復。故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人者害人。是則非井之過。而修井者之過也。故廢官舊職。先王之所審舉也。以為天廢而去之。必有人甌。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夫井改井之過。而不修井之過也。

九五 井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曰。井而升。賢人得時。汔繙有功。夫當水堅之候。澗谷。沍陰。水泉不鳴。而井獨以是薦其寒泉。德資者有所得。惻者可以食。夫非汔繙之能。而誰乎。齊得夷。吾於叔牙。秦得繇。余於蹇叔。楚得叔敖。於子文。皆非井之能。而繙之能也。伊訓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苟求俊彥。啓迪後人。夫後人之思俊彥。有若先王之勤者乎。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是先王所為勞勸也。

上六 井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曰。井道之成。則莫如異矣。井之羸瓶。則不異之故也。下民之情。難於慮始。而可與樂成。井方渫而幕之。過者心惻。已汲而普之。行者共孚。故人主得一善人。行一善事。未嘗不與眾共其明福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從民所好。天下亦好之。從民所惡。天下亦惡之。三詩所稱。豈弟樂只。无不從民者。則井而巽之謂也。

困與井。三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蓋自夬姤萃升。離次而外。復依其常。所以別經緯之素也。又自咸恒。損益而來。於是三舍陰陽相從。各以其倫。困井之義。為物已極。而後

天地變化。帝王鼎革。又從此始矣。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

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何義也。曰

是亦近於道者也。易之為君子慮也。憂以

深。其於陰陽。常嗟其往復。若物不可以久

居其所。益而不已。必決。是也。唐室之盛。至

開元極矣。其為既。亦備古所希有。肅宗庚

子。上皇既入西內。壬寅遂崩。肅宗亦崩。李

輔國遂弒張后。及越王係。代宗即位。輔國

已死。然亦稱中書令。博陸王。自童貫以前。僅有之也。代宗初年。聽僕固懷恩之策。以河北諸州。付薛嵩。田承嗣。李懷儼。三賊帥。而河北遂以不復。自是節使留後。紛紛相授矣。癸卯初年。吐蕃入寇。即用播遷。元振夕放。朝恩晨舉。以為李郭之才。不及魚程者。而又使元載。剛揜其後。舍容八年。乃克一決。終代宗十四載之內。无聞焉。德宗庚申六月。遂築奉天城。以建元之歲。為尾遞



之謀。諸節度漸尋于戈。不三年。朱滔田悅  
 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朱泚迫長安。李希  
 烈僭號。李懷光叛去。天子自奉天。再奔梁  
 州。艱難崎嶇。而猶不知盧杞之奸。盧杞死  
 而裴延齡用。白志貞竄。而竇文場霍鳴仙  
 用。瓊林大盈散。而進奉宮市開。賴李晟馬  
 燧之力。以克還都邑。於李泌陸贄之言。未  
 有所省改也。困曰。有言不信。以徽纒為朱  
 紱。蒺藜為金車。雖與元詔書。亦何以信於  
 天下。順宗嬰疾。死足紀者。憲宗之朝。有李  
 絳裴垪李藩諸賢。皆識大體。通時務。裴度  
 繼之。廓清淮蔡。於是李師道奉表納質。王  
 承宗復獻二州。曾不一年。驕侈生心。皇甫  
 鎛程异以市井俗吏。躡居中書。裴度屢疏  
 而上。指為朋黨。唐之朋黨。皆自憲宗右。鎛  
 异始也。而論者以為始於牛李對策。過矣。  
 憲宗既崩。方鎮又亂。藩鎮之阨。蓋自代宗  
 初年。終於憲宗末。載而稍一蘇。裴度疏云。

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  
 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危哉。是言也。微裴  
 公。必以是謾上居功者矣。大人維心。有言  
 不信。裴度亦有焉。庚午辛未。李懷光反。上  
 奔梁州。是困井之中交也。以用序溯之。在  
 漸歸之候。故睽家歸。漸人如萃。升與唐室  
 相終始也。然則謂非困者何也。是體卦園  
 序也。下經之辨。四著乾坤。晉得遯夷。首之  
 以咸。唐得姤萃。究之以困。至於鼎革。又自  
 一限而唐祚訖。終然則憲宗之暴崩。死治  
 之者乎。曰。當時不治之。則後世亦死得而  
 治之也。

易象正卷之八終

易象正卷之九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曰。革以治。歷明時。何也。曰。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日月星辰。統於水火。水火相澹。天地之所取鑑也。其用巳日。何也。易之尚柔也。甲巳乃合。其用十五。宵旦之中星。四十五日。而更次可別矣。然則睽不同行。而革不相得。何也。曰。睽行。而革居也。是小星所歎實命也。天道之與。存於治。歷人事之與。在於居室。然則湯武革命。何也。曰。是天人之總也。水火變動。而王者更政。曰。更政之與革命。則必有別矣。兩濟未終。澤火相澹。而遽曰革命。何也。王者无百世之運。千年之歷。道衰而遷。時過而化。雖王者不能自挽焉。自咸恒以來。三際八百一十九歲。雖有永歷。則亦巳革矣。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夫聖人則亦稽之歷數也。曰。是為準乎。夏四殷六。而各有損益。繼周而往。則不可知也。曰。觀其盛衰損益。則備可知矣。然則敬致平秩之非為農務乎。曰。

是為農務也。為農務而及於革政。革命。何也。曰。君子之學也。有取之天道者。有取之人事者。夫以禪代征誅。為異於東作西成之事者。君子之治。非天聖人之治也。天聖人之治。其視革政。革命。猶黍稷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乾坤之治。二百七十二年。而交於泰否。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三百一十一年。不有大夫竊政。則有強諸侯方命。天子以之失其大柄。泰否之治。二百七十三年。而盡於隨蠱。遯三十二年。二百四十年。而初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二年。不有暴主勃興。則必有寇攘為政。天子以之改玉改姓。隨蠱之治。二百有四年。而交於剝復。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戚畹為政。不有女主稱制。則必有外戚奸命。剝復之治。交於頤大過。百三十六年。而闔官用事。又六十八年。而盜賊四起。強臣從之。以為縱橫。復從是。

始咸恒而下。凡五六際。三百八十四年。交中交終。每三十二四年。而口狄寇攘。亂子賊臣。以亂為餌。故生於其時。有伊呂之任。湯武之義。起而撥亂反正。雖天地不以為不順。堯舜不以為不韙也。故時者。天地聖人之所共游也。八體八交。八際八中。四災四立。聖人不能避之。聖人所恃者。兩京以劑剛柔。九德以齊陰陽。先而合符。後而不違。若是而已。然則澤中有火。之果何義也。日言夫金之從革者也。五運之革。金為其。各白三十五。九乘十五。亦百三十五。參而舉之。四百有五。火灼其中。二十有七。潤下炎上。曲直稼穡。進退損益。各以從革為師始也。君子惡夫主亂。而以緯為經。不惡夫主治。而以經為緯。然則是可為德行乎。曰。明治順應焉。在而非德行也。堯舜湯武。則猶是五德之主也。故澤中有火。治曆明時。

之象也。觀星於水。明而後蒙。觀天於史。蒙而徐理。及其究也。為果行育德。

初九 咸

革之 咸 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咸亨。利貞。取女吉。

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曰：革之。咸。利貞而虛。則是不可以有為也。方革之初。時物未動。天道向晦。日在星紀。家人為政。不及於國。故剛而柔用之。葆義以仁。紉勇以智。堅韜之。以而顛撲之。試是文王之始事也。然則相土公劉之皆有。事何也。曰：是未進於革也。荒度遷國。受命。

於君。而成之於家。亦猶之取女焉耳。故取女之吉。革者之所未試也。是亦天地之下際也。

六二 夬 革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夫揚于王庭。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正曰。夬。且革矣。不利卽戎。而曰征吉。何也。曰。是。日也。六二之動。與直而應。未而

光。以用天下。不失臣節。弓矢斧鉞。猶是二庭之事也。詩曰。築城伊洳。作豐伊匹。非棘

其欲。適追來孝。文王之告邑也。無陟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文王之攸

往也。文王无革命之事。而有受命之功。先觀兵之心。而有卽戎之事。然且往而獲吉

動必无咎。夫非聖人而能之乎。

九三 隨 革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隨元亨利貞无咎。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正曰。革之隨時。可以革矣。是皆有乾德也。然且不時不革。故革道之難成也。金在於土。火在於下。用力不倍。體質不變。革之隨火而益以木。則其執必革矣。故革之與鼎相倚為用。困之與井。相緣為體。二者家人之所成務也。王者致祀。朝夕嶽瀆。自卿大夫而下。及於井竈。各省其象。以致養萬物。隨而變化。鼓舞不倦。夫死三就之言。而希一革之效。猶以灼火。而炙巨鑊。其死當也。審矣。詩曰。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言夫革而將就者也。樵彼桑薪。印烘于熨。言夫革而未就者也。革之去故。難言矣哉。

九四

既濟變正象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正曰。改命。言夫從革者也。金從於澤。革而既濟。則猶之澤也。然而已革矣。故謂之改命。言革而既濟者也。夫既濟。則猶未當位也。而謂之改命。何也。曰。以言其道。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文考之受命。亦遂改玉乎。曰。是猶之改命也。三誓之稱文考。則猶未王也。未王而稱曾孫。告於名山大川。何也。曰。是武成之詞也。柴望而大告。以命庶邦。家君。以暨百工。故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之未改命。亦猶太王。王季之未改命也。而猶皆王之故。曰。以言其道。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楚之改命也。孰亂之。曰。楚則自亂。非夫周亂之也。然且以為亂命。故

改命者聖人之所慎也。

九五

革之豐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曰。夫以文德而成武功。非大人而能之乎。龍見之大人。於是則未有優劣也。夫是則剛日也。而曰未占有孚。何也。曰陽德之用。而陰德之制。三甲三庚。則俱自此始也。豐亨之憂。勿問之矣。然則文王之於崇密。大禹之於有苗。亦无所優劣乎。曰三旬之格。因

壘之降。亦何所優劣之有。然則湯武之於黃虞。其猶之乾革歟。乾革之有德威。天地之大用也。大火之為明堂。降婁之為世室。天地皆用之。然而天地卒不以是易次。

上六

革之同人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

君也。

正曰。易之為道。五行各兩。震離皆火也。乾兌皆金也。革之九三。以震火而革兌金。三

就乃孚。革之上六。以離火而革乾金。革面而已。故其哉革道之難也。以鳴條之勳。而退有慙德。以妹土之監。而屢迪不靖。多士曰。爾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帝。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然則周公其猶之豹變歟。曰多士則猶之商金也。然則保衡之於周公。亦有優劣歟。曰夏德世衰也。殷德世盛也。受罪浮桀。武德光湯。繇是而推。伊周之文。槩可知矣。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曰。東南者。火木之交也。鬼神之所向。在於東南。人生之資用。木處其七。木巽於水。以出水。謂之井。木巽於火。以納火。謂之鼎。井鼎兩者。以前民用。然而井不如鼎之貴也。鼎巽而耳目聰明。用專而位尊。家人。寵也。鼎之託於家人。猶子之託於妾也。甚矣易之細也。震亦稱木。而雷火宅焉。屯與噬嗑。聖人用之以平獄市。不用之以理家政。故聖人之治家國。則必自鼎始矣。下巽而上明。剛柔交而通。變熟而薦薪。則必繇此也。詩曰。維筐及筥。維錡及釜。內子之治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天子之治也。故正位凝命。取象於鼎。鼎者貴足而尊耳。貴體而尊用。鬼神所依。接於乾坤。其究也以經綸



初六鼎之大有

鼎元吉亨。

大有元亨。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正曰是兩元亨也。道未有貴於此者也。以其在下而謂之趾。謂之妾。然而位命係焉。賤為貴基。下為高柄。世未有生而貴者也。顛趾以去故。得子以取新。揚休凝命。則必始於此矣。夫休命之事。而可使妾于與之乎。口其象也。言夫棄賤而取貴者也。舍其舊飪而薦其新烹。則聖賢樂從。然則母以子貴。道也。有元子則趾不顛。无元

子則趾顛。顛趾而得元子亦天所上祐也。

九二鼎之旅

鼎元吉亨。

旅小亨。旅貞吉。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正曰鼎而旅則亦不處矣耳足以聽足足以遷而守其故處不遠不舉則是怨主也。甲生之將伐霍士為謂申生曰太子不得立矣克與不克無所避辜與其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夫申生則无所逃疾也及重耳出亡至於柏谷卜適齊楚

狐偃曰無卜焉。齊楚遠而望奢，道遠難通，望奢難及。不如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竄惡，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諸侯，其無不成。乃遂之翟也。明年夷吾亦欲奔翟，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借出借入難，聚居異情惡，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吾親也。驪姬懼秦，必將求子，故重耳之奔翟，夷吾之奔梁，則皆慎所之也。然而夷吾不如重耳之實也。夷吾愛國，重耳仁親。愛國者圖聚，仁親者禾年。故曰夷吾不如重耳之實也。

九三 鼎之未濟

鼎元吉亨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正曰：鼎之未濟，尚可以濟也。公子重耳在翟十二年矣，乃適齊楚，乞食於五鹿，困於衛，辱於曹，危於鄭，去於齊楚，乃始入秦。秦者，晉之雉膏也。重耳不先主秦，秦之不先置重耳，鼎耳之革，塞也。重耳之終主秦，秦之終置重耳，方雨之虧悔也。齊桓將沒，秦穆乃霸。九年之勳，晉文嗣興，是皆天也。惠懷之不終，誰實尸之。國人之誦曰：威兮懷兮，各聚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故小狐濡尾，惠懷之事，雨虧終吉，重耳之道也。

九四 鼎之蠱

鼎元吉亨。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正曰鼎之蠱鼎新而蠱壞也物有取新之得壞者无有乎先甲之辛後甲之丁亦古人之所兼取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世亦有樂用新器而敗者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無怨無惡率繇羣匹以新人而操新法以新法而恣新人先後失宜涉險而圖之其不覆餗者幾乎故覆餗有凶非獨鼎足之咎而主鼎足者之咎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以覆餗而咎非足不如以典刑而幹物蠱之

當也故觀於蠱裕鼎折之間而先王所用人政蓋可知矣。

九五 鼎之姤

鼎元吉亨。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正曰鼎之姤鼎有所遇實動於中而行有所之夫非以養聖賢則在郊祀之前矣夫世之爲亨既來者不皆聖賢也以利祿養人則利祿之士從之君子之爲鼎鉉精質以堅以舉百物不失其任以變百物不失其節故爲上則耳不革爲下則足不折上

不驕而下不諂則亦此道也。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夫以鼎之時而有有歆羨畔援之心，其去折足幾何。故黃耳金鉉，鼎所致其貞令也。

上九 鼎之恒

鼎元吉亨。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正曰：金鉉鼎之所為質也。玉鉉鼎之所為文也。天道之革一文一質，質濟以文，虎豹金玉，遞為令也。故鼎而有所遇，則必金鉉矣。金鉉屢遷不失其居，鼎而存其恒，則必

玉鉉矣。玉鉉成之不失其常，故藟粟之用玉鉉之貴，性體之設，黃耳之致，天地之於聖賢，交相致也。故曰：質極而文，文極反質，非天地聖賢所共為令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淇澳之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非質有文武之主，而能如此乎。

革鼎二陰之卦也，繫於北政，自夫姤萃升南北互反，故為困井以調之，調之而後鼎革乃著矣。自屯蒙至鼎革，二十四卦而後對化相遇，然則亦有不假二十四限而遇者乎。无之需訟之於晉明夷已遠矣。十六限而已交，故鼎革之歷，君子之所不治也。其不治何也。湯武值之而得湯武，莽操治之而得莽操，裕温治之而得裕温，則是君子可以不治也。夫不日歷數執中，舜禹常治之乎。舜禹之事，三千年不得一遇也。君子謹其近者，以誌其遠者，然則治歷明時

何也。曰：行藏隱現之所從稟也。堯舜不可遇，湯武不可事，樂而行之，憂而違之，幸而當其中，持扶危扶傾，則賢者之務也。不幸而值其末際，雲泉巖石，足以自老，麟鳳之趾，胡為乎來哉？然則大際之濶，或數百年，近者六七十載，人生上壽，不過百歲，安取而量之？曰：皆於其中際也。而見夫一丈之木，不足以植八尺之表者乎？序卦傳曰：非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或授之以鼎，敬宗二年丙午冬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上於內堂，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又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明年丁未，則革之初限也。文宗初立，內憤宦官，與宋申錫謀清禁闥，謀泄而申錫坐誅，諸閹愈肆，李訓、鄭注起於布衣，傳守澄以誅陳宏志，又附仇士良以誅王守澄，甘露之變，使三想駢首，南衙屏息，以聽北司，劉從諫再疏，天子賴以自彊，龍紀

人順之，備北於此矣。文宗既崩，成美坐廢，武宗以英毅之姿，乘權三載，未敢去仇士良，然用李德裕討昭德，鎮撫河北，不用監軍，差有可觀者。宣宗初立，克復河湟，大中之治，以明察稱，而卻裴休之論，不立東宮，使王宗實抵巇，再行擁立，懿宗優柔荒晏，委政路巖，醉心梵丈，十四年中，无一善狀，自武宗以來，二三十年，藩鎮降心，宦官蠖屈，令有賢明之主，考慎其相，復貞觀之治，唐祚可延也。數窮理極，鼎波將沸，乾符之元年，王仙芝亂於長垣，明年田令孜為中尉，明年黃巢亂於曹州，又明年大同軍亂於沙陁，劉巨容欲留賊為資，高千里以風痺施力，遂使巢犯長安，上走興元，李克用起於沙陁，朱全忠出於降寇，均之臣口，而克用有破巢之勳，全忠開援弓之釁，朝廷不為別白，強任調停，而田令孜又以鹽鐵私擯重榮，使朱玫、李昌符共攻河中，於

是烽煙四合。芝荻共焚矣。僖宗再至興元。朱玫遂立襄愍。微克用移檄討玫。則天子不還長安。昭宗之立。李克用未封。而朱全忠為東平王。張濬孔緯以吮墨書生。欲與克用交。梓於戎馬之下。使五節度。縱橫不可復制。楊田諸閹雖殄。而李茂貞毒燄甚於王行瑜。韓建劉季述。殺十六宅王。天子遂不敢問。劉季述誅。而韓全誨起。敝瓜一皮。百犬共噬。可歎也。李茂貞朱全忠。既蕩洗羣閹。遂自相併。全忠坐大。克用獨在晉陽。死匡復之策。但云朝廷不欲克用入都。亦豈有召陵之意。城濮之業乎。唐取天下於隋。所克敵最多。及其未造。狗鼠之匹。盡為羣雄。裴監劫父之謀。初起宮掖。而閹宦縱橫。亦極前代。故觀唐室陵遲之故。自袁董而下。催汜而上。死毒不茹。猶且遷延二十餘年。尤五代兩晉之事。或云是沙陀之威。不知為文皇之烈也。鼎革之際。危矣哉。

然則鼎革中交。在宣懿之際。尤甚凶醜者何也。曰宣宗臨崩。以夔王滋屬王歸長。恐中尉王宗實異論。出為淮南監軍。及王宗實入辭。見上已崩。遂殺歸長。及夔王迎鄆王灌立之。以義則正。以辭則順。立嫡奉長。出一中尉之手。舉朝死敢問者。蓋唐室歷朝。立愛立少之疹。於是始創。而中尉為之見標。天道昭然。安可誣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正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聖人所救顛趾也。夫有家國者，其多憂患乎？桑土之不時，風雨之不宜，則君子是求。而君子者，又有愛惡攻取，以集於多凶多懼之地，故號號震驚，君子猶之飲食也。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殷，亦不可不監于有股。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乃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乃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延。以周召之智，而皆曰：不敢知。古人之恐懼修省，有如此者。故震者，恐懼修省之象也。恐懼修省，莫如止思其究也。以思不出其位。

初九 震之豫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豫利建侯行師。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正曰：小心翼翼，夙戒之治也。震來虩虩，臨事之致也。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是震豫之事也。然則文王之赫怒非歟？曰：戒懼以作其智，赫怒以作其勇，怒非天道，則不敢用也。然則武王猶之天道也。君子居常臨女，無貳女心，則猶之天道也。君子居常

不失戰栗。臨事不失整暇。宴至如齋。豫來如敵。先震而後笑。母亦有衆人之心乎。曰聖人亦猶之衆人之心也。

六二 震之歸妹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正曰：震厲而尚可避乎。震厲而尚可避。非寇則媾而已。躋于九陵。明也。勿逐七日。恕也。明以恕。君子所化。疆禦也。君子幸而不當。明夷與困之事。一朝之懼。七日之患。勿

逐之矣。大君之厲。報以身。小人之厲。報以貝。鬪媾之凶。勿往焉耳。諺曰：佐饗者嘗。佐鬪者傷。九陵七日。未為遠也。知敵永終。又安有億貝之心乎。

六三 震之豐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正曰：震之豐。勿憂之矣。震之厲行。非以為眚也。有道刑戮。不及君子。清明震厲。不及善人。震之蘇蘇。萬物之所繇生也。夫使天地。以雷霆為眚於天下。則萬物之殄絕久



矣。故刑戮者。天地之正令也。以正令。則民皆敬。以青令。則民皆疑。以天地之尊。鬼神為政。雷霆不時。則天地自為不祥之令。而况於王者乎。况於聖人乎。周書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是震而豐之道也。

九四 震之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正曰。震而復。則遂已復矣。正而震。則是可震也。震而青。則是不可復也。不可復。而震之。則不如其復之也。九四之泥。何居乎。上有柔土。下有彊相。威戮屢試。霖雨不作。震而遂泥。不失為智也。然則君子之修省。亦可中止乎。曰。君子之修省。若將終身也。天地震怒。不能終日。夫使聖人在上。風雨以時。百物啓蟄。雖无疾雷震電。猶未謂之底滯也。故震遂泥。道猶未光。君子无譏焉耳。

六五 震之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正曰以震懼之時而向晦宴息其可乎曰  
奚不可之有多動者所為多喪无事者所  
為有事也雷動而澤行上柔而物悅與物  
同憂與時俱休其說在市南宜僚之答白  
公晏子之答崔杼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  
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夫震厲者億度  
智慮之所從出也然或以億度而得之億  
度而失之故億度者古人所不貴也然則  
歸妹有喪而随无喪何也曰五崇而二卑  
也崇少喪而卑多喪崇有事而卑无事崇  
往而卑來夫亦  
各隨其時而已

上六 震之  
噬嗑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噬嗑亨利用獄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正曰于其隣何也非正位也婚媾有言何  
也連也夫噬嗑之震身在于法雖戒而无  
及震之噬嗑戒修於隣雖懼而不害懷刑  
君子則亦育衰世之慮也夫衰世之刑離  
於正位者則亦鮮矣詩曰有兔爰爰雉離  
于羅雷霆之下无有聰聽震電之旁无有  
正視責較耳以聰聽繩震目以正視夫為  
耳目者不亦難乎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  
踧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  
脊其震上六之謂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正曰：震之有億。艮之有思。夫非猶有其身乎。有其身。則見其人。見其人。而後敵應隨之。動靜行止。是非得喪。相觸互起。而其正位不復可辨矣。故身之正位。在於心。此億

得億。喪不快。危薰者。皆心也。言心而身之正位見焉。心之正位。不在於身。此億得億。喪不快。危薰者。皆非心也。言身而心之正位。不可得而見焉。不可得而見。則思思而後知。思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趾腓限夤。身輔動而億之。皆身靜而思之。亦皆心也。靜而億之。皆我動而思之。亦皆人也。夫知思之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者。吾與之言。思之位矣。詩曰：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亦曰：不出位而已。不出位。則得心所為正位者矣。故艮者。思不出位之象也。思不出位。莫如修省。其究也。以恐懼修省。

初六

艮之賁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曰賁。動者也。艮之賁。可以制動矣。而猶恐其終動也。謂其以行為事也。艮其趾。不行矣。不行而能不見其人乎。曰。未之知也。世之見人者。非趾也。世固有不。行其庭。常見其人者矣。然則永貞如何。曰。守正而已矣。易之於趾也。於是五申之矣。噬嗑。賁。咸。大壯。夬。皆是也。夫以趾命趾。不如以趾命身之為止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夫猶是以趾命趾者乎。

六二 艮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正曰。物未有止而不壞者。止而蠱。兩甲申令。庶可以免矣。然且為之不快。故乾乾者。君子飭躬之事。止者。君子明心之務也。腓。止而隨。動。腓。不制隨。心。不制。腓。動。止。相。質。而後蠱。生焉。先甲。以辛之。後甲。以丁之。則亦庶可以止矣。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无逸之與。知止。同義也。是聖人之有事。與无事者。同智也。必以无事為止。則是以流水戶。樞。神明於天地也。是兩甲所不取也。

九三 艮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剝不利。有攸往。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正曰。屈伸者。天地之奧府也。限。夤之間。屈伸所生。形以之動。神以之靜。體以之懃。心以之佚。艮。限。列。夤。則是為厲也。然則是貴動也。動而曰。艮。列。何也。曰。是動而剝者也。剝而後不動者。生焉。上下之間。或失之柔。而矯之以剛。矯以剛。而不可復柔。則腑臟之鬱。臭達於心。繫故以彊。介任事。責其卿大夫。而勢極不反者。亦猶之。艮。列也。詩曰。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夫善動而得屈伸之故者也。

六四 艮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旅。小亨。旅。貞吉。

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曰。旅。不處者也。不處而謂之止。何也。心託於身。猶旅之載道也。存則居焉。過則去焉。與其止於樂餌。不若止於不樂餌者也。艮之旅。夫以為是。形氣動者。皆旅也。天下之稱主人者。惟心而已。心被於天下。則天下皆主也。游於天下。則天下皆旅也。七天

之骸。萬里之舍。神明所經。客於晝夜。詩曰。蟬蛸掘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言夫旅而不知其主也。旅而知其主。則止可以行。行可以止。故知行之非旅。止之非主者。吾與之。言行止矣。

六五

艮之漸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曰：漸物之序也。水以漸行。山以漸升。鴻以漸飛。女以漸歸。君子之為行也。先此而

後彼。其為言也。先人而後已。故知君子之為言者。可以遺身而行人矣。古之君子。登於介丘。必祀其輔。或於亭云。或於梁甫。故體峻者不營。宅高者不勞。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夫有訐謨而无定命。有遠猶而无辰告。亦猶介丘之不可登。登之不可止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者思之。雲也。雲象於山。言象於思。知思之所從出。則知思之所從歸。知思之所從歸。則知言與不言所為位者矣。

上九

艮之謙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謙亨。君子有終。

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曰天下之言艮背者其惟謙乎俯而僂  
僕而走以是觀背何身之有以是行庭何  
人之有故北堂无身不為幽也前庭无  
不為聞也謙謙而行得所究也故謙者敦  
艮之道也天下之言厚終者則必惟謙也  
堂深而後神棲焉庭寂而後精交焉詩曰  
會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故艮而謙  
禮樂之所從出也禮樂有萬艮謙為上故  
知艮之謙者雖祀上帝亨岐山而登明堂  
則必繇此也  
震艮一陽之卦也繫於南政一陽競長而  
豪臣立主是猶在中國也而手足交亂上  
下反易是寧愈於願願乎曰猶之願願也  
而願共一姓上下反復不離其宗又有地  
道載持其間妖孽之興至婦寺極矣震艮  
則兩體競治也以用卦乘之猶在萃升之

限則震艮操柄萃升用事矣自咸恒來者  
五卦值於鼎革鼎革會於震艮而天下易  
命固其所也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授之以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授之以

艮艮者止也是謂立嫡之義乎曰亦言乎

主器者耳長少何常一反一復惟天所置

是天地之所以亂也乾寧之甲寅昭宗誅

楊復恭藉韓建李茂貞之力明年王寅瑜

韓建李茂貞犯關殺韋昭度李谿於是李

克用入討三鎮上自石門復還長安封李

克用為晉王是則李克用震者也克用震

則全忠艮全忠得為艮乎曰克用動而全

忠止之則艮也時克用屯渭北李茂貞

韓建事朝廷陽恭朝廷慮以克用討茂貞

則克用愈熾調停息兵克用還晉陽而茂

貞犯關上如華州再還長安而有少陽院

之事崔胤為相外倚全忠內倚茂貞盡誅

諸宦官為先朝報仇亦无益於事既而身  
沒國喪徒啓白馬之旤絲是而觀即前留  
晉陽鎮壓朱李事成功定稽首以讓沙陀  
未有頓挫生靈至於此極也甲子全忠既  
殺崔胤丁卯遂稱帝明年克用卒全忠即  
畏克用亦不過歲朔之間耳又五年而全  
忠亦有子禍與祿山思明爭烈又十二年  
存勗始稱帝於魏州當吳蜀勸進之時存  
勗謂諸將曰先王語余昔天子幸石門吾  
發兵討賊威振天下當時若挾天子據關  
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禦我但吾家世忠  
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以復唐  
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何  
可忘也夫忠孝之種寧獨邁於戎口乎同  
光元年莊宗遂滅梁明年又以宦官為諸  
司使監軍既又以伶人為刺史卒以三矢  
殉於樂器之敵故天下神器非一將之任  
也嗣源繼起稍變口習自云某本曰人因

亂見推願天蚤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宗八  
年閔帝初立從珂又起馮道以八年宰相  
望塵勸進曾不數年又爲石晉平章石晉  
以桑維翰之策十六州復以景延廣  
之謀虛讐十萬劔坐使亡國收其餘辱劉  
知遠稱帝晉陽不改天福之號未一年遂  
劾又未三年而郭威弒隱帝即位於澶州  
劉崇亦援契丹即位於晉陽俱不三年而  
劾柴世宗又立六年龕成綱紀而天既厭  
亂震艮載終陳橋之變光於澶州宋以木  
德乘火而起矣非五代之間入姓十二七  
近者二三年遠者六七載自五口雜姓未  
有如此之速也攷其間克用存勗義自屬  
唐石劉後唐之將也朱溫唐室之賊也郭  
周繼之直開宋先猶諸節度蟬聯自帝无  
當於運會也然則是猶屬唐乎曰魏晉之  
間自爲一限後漢之不得屬魏猶後唐之  
初不屬梁也必以中土之攘奪爲上天之



瞻顧則長安洛陽遂為正朔之會少昊不  
必起於曲阜顓頊不必都於高陽矣然則  
是用卦兩位之果何屬乎曰是萃升革鼎  
之交也萃升易位革鼎易政兩際合巽而  
震艮值之以各自為長子一反一復雖十  
二主八姓豈為過乎然則上際也艮震與  
姤夫交天地亦易位六子亦互爭正值於  
革鼎而猶有會昌大中咸通之治何也曰  
火德二十有七其運未終而輝氣從之自  
僖宗元年乾符甲午又二十七年庚申而  
劉季述幽上於少陽以視太宗元年丁亥  
二百七十三年其所繇來遠矣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

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正曰漸序也序貴序齒序賢皆序也疆者  
在上柔者在下綴綴然自為先後也是聖  
人所以教弟也木託於山漸長以高止而  
巽上下皆順聖人以此教弟而長幼不爭  
上下无怨故隨蠱漸歸妹四者易之大際  
也隨以教弟蠱以教孝漸以教順歸妹以  
教慎四者仁讓所繇興也三序之中序賢  
為上以為序賢易爭故又教弟以致其順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則庶乎可以善俗  
矣故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交讓  
之隣梟鴟不賓嘉木所都尚虞斧斤其究

也。以永終知敝。

初六

漸之家人

漸女歸吉利貞

家人利女貞。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正曰：是猶之家人也。長長匆匆而家人之道備矣。事親從兄。蓋自小子而始也。嗃嗃之厲則小子先受之。書曰：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婉婉聽訓。則不獨為女貞而設也。記曰：雞初鳴。櫛縱筭總佩容臭。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立無跛。視無

窺聽。無倚。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無私怨。無私蓄。無私施與。負劍辟咤。以從先生。問几杖。枕席。何嚮何趾。唯諾而進。欠伸而退。小杖而受。大杖而走者。是小子之厲也。厲雖有言。何咎之有。故知漸之小子者。可以漸於大人矣。

六二

漸之巽

漸女歸吉利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正曰：漸而巽。以序以順。是可巽從君矣。單襄公曰：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

下滋甚。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  
 益七人也。其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况在侈卿乎。故君子始進。患不能漸。始進  
 而漸。患不能異也。趙衰三讓。卒不失位。范  
 燮三掩。以得親詬。詩曰。羔羊之縫。素絲五  
 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是漸而異之謂也。  
 漸而異。以化天下可也。又何不可從政之  
 有。

九三

漸之觀

漸女歸吉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

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正曰。九三。未失位也。漸之觀。未失德也。德  
 位未失。而匹耦見凶。何也。應敵而時失也。  
 漸可以歸矣。觀而不歸。強敵在外。而悉索  
 從之。進者愈遠。去者愈久。功利動于中。而  
 家道睽於外。是于役陽陽之所繇作也。故  
 漸陸之鴻。必離其羣。樂進之夫。其家不蕃  
 觀進而知退。觀往而知復。則庶乎其可以  
 相保矣。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是之謂也。

六四

漸之遜

漸女歸吉利貞。

遜亨。小利貞。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正曰。木不得所遯。桷猶得所遯也。君子相時而動。擇地而蹈。時地相違。抱關擊柝。亦庶乎可也。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今行與子旋兮。天下无政。君子有命。執掌之勤。亦不足敬也。以謂苟得其所棲而可矣。然終不如游於藪澤。而託於洲渚之正也。

九五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正曰。陵不若澤之樂也。然而魚網兔罟。亦可以相謝矣。君子无所勝於人。而人樂於勝君子。故有遠人之志者。无近人之既。有勝敵之心者。終有受敵之恥矣。宋公子臧及吳公子札。衛公子鮮。此三公。子者。行有優劣。而要於遠。既去恥。終莫之勝。則一也。君子不為功勸。不為名誘。不為威怵。不為害疾。安其心。而止其居。饑渴不阻。三黜不恥。夫以為蘧。暖柳下。惠氏之行也。雖有在磐之食。不謀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鴻漸之陵。是也。

上九

漸女歸吉。利貞。

漸之

蹇

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正曰鴻漸之儀安可亂乎君子進不失其序退不失其願在上位不侈在下位不怨以在陵則已遠以在楸則已翫雲逵羽儀難翔休明何不可之有或曰是蹇也動而也夫古之仁人亦有殺身以儀世去質以尊文者矣以為漸近於名則真質不存也故見險而知避高飛而遠去古之大人皆用之是二象之所貴貞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涪或潛在淵羽儀之光何侈之有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正曰歸妹大義也然則征凶无利何也曰妹多媵也媵不得為正也隨之與歸妹陰陽之雜也隨男而歸女也陰陽之雜何也曰澤水也而命之金雷火也而命之木木在於內而木從之疑於火木在於外而水從之疑於金內外疑情寇媾疑形永終知

敝則必繇此也。然則隨之不疑何也。曰。丈  
夫小子隨亦或疑之也。隨於澤則失於木。  
隨於火則失於水。隨亦或疑之也。然而臣  
道也。非勝也。曰。君子而亦有勝者乎。曰。君  
子而隨人則勝也。歸妹者隨人而貴者也。  
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  
訖矣。古人則庶乎知敝者也。然則澤上有  
雷。歸妹何義也。曰。雷動於澤。魚龍從之。或  
得以孕。或以失育。君子見氣而徵。質見質  
而徵。本其究也。以居賢德善俗。

初九

歸妹之解

歸妹征凶。无攸利。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正曰。歸妹而解。則往矣。為往者。何復乎。夙  
往夙復。非歸妹之義也。或為娣。則可矣。始  
仕无位。或進或退。潔身而下。不疑引過而  
上不罪。是伊尹膠鬲氏之行也。詩曰。言告  
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是以  
后夫人而引娣之義者也。

九二

歸妹之震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正曰初二皆下也。跛眇之視履。皆未為正也。而獨且有利焉。何也。是歸妹之常也。古者取女。同姓媵之。以廣嗣續。以全婚媾。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夫是則曰幽人。何也。曰。幽人者。君子之所共志也。君子不見色於人。不見聲於人。人知之。不揚。不知之。不對。故窈窕者。鐘鼓之所為樂也。衛將軍文子三仕矣。而猶為下卿。展季公族也。老於卑位。是能无震虢之言乎。曰。吾不失所為幽人者而已。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傲慎其身。是幽人之行也。

六三 歸妹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大壯利貞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正曰婦无少壯。臣无崇卑。曰貞而已矣。貞者。大人之事。諒者。匹婦之誼也。歸而遠時。則以須。歸而當時。則以娣。四十而服官。七十而懸車。夫有終年之仕。无一日之祿者矣。非禮不履。則士君子之所自處也。詩曰。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是衛共姜。宋伯姬之行也。

九四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歸妹征凶无攸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正曰：君子之仕，為義而已。仕而必黃虞歸而必京師。則三代无浚明之士。姜子多不嫁之女也。詩曰：標有梅，傾筐暨之。我庶士，迨其謂之。夫以學為不足，不敢言仕者，漆雕開、公明宣氏之行也。以仕為无益，不復言學者，申徒狄、介之推氏之行也。歸妹之臨，以待仕，何期乎。諺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詩曰：俟于巷兮，悔予不送兮。是猶擇吉而蹈者也。則亦未至於怨悔也。

六五 歸妹 之兌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兌 亨 利 貞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正曰：歸妹而兌，君悅其臣，臣亦悅其君。夫天下之君，自謂不如臣者鮮矣。成湯之稱阿衡，曰：聿求元聖，武王之頌呂望，曰：維師尚父，桓管之交，兼取之矣。然而管仲之娣亦未有良於管仲者。故楚令尹之賢，樊姬之所竊笑也。詩曰：譬彼小星，三五在東。未望之月也。譬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望之月也。夫以彌望之光，失譬彼之輝，日夕而昃。



其與幾何。歸妹之兌。麗澤而悅。則必有得於此者矣。

上六

歸妹之睽

歸妹。征凶。无攸利。

睽。小事吉。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正曰。歸妹而睽。歸妹之敝。則必極於此矣。睽者。家人之反也。異同生。而志不相得。不相得。而牙猾相為孽也。故兌者。羊也。震者。筐也。彼此虛疑。則是不祥也。金之疑火。火之疑水。著於士女。則乖於家。著於君臣。則乖於國。秦誓曰。佻佻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阜多。有之。故永終者。家國之大繫也。諛言无物。飭行无恒。家國之大不利也。夫家國之大。不利。則將在媚嫉矣。秦誓曰。邦之杌隉。曰。繇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長國家者。而觀於歸妹。則亦知戒矣。

凡易之下際。至夫姤而易次。夫姤而下。復為四六。故更一際。而始革鼎。革鼎。帝王之要會也。革鼎之於夫姤。猶夫姤之於剝。復也。革鼎二陰。從於北政。寅戌初候。火德之所從歸也。鬼神出入。於是司令。羸歷之往反。於是中次。故革鼎之會。王者之所慎辨也。

乾坤司上。六子司下。坎離者。乾坤之寄宅也。震艮者。坤乾之終始也。故鼎革之後。受於震艮。震艮二陽。從於南政。辰申中候。水德之所從盈也。漸歸妹之在下。經。猶隨蠱之在上。經也。反

易變動各還其卦。從於北政。為寅戌中候。火德之所從。究也。日月薄蝕。於是更端。故革鼎震艮。漸歸妹。為下經之要會。人道乘除。繇於中舍。故觀於圓圖。而後知陰陽家室。為天道之腑臟。泰否兩濟。於是經緯。一南一北。二六為際。盛衰之所從。紀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於是則宋祖受命矣。是交卦也。而與主值之。何也。曰。猶之泰否隨蠱也。陰陽交暢。天地之所立主也。六子之交暢。獨隨蠱。漸歸妹耳。然則謂之災卦。何也。曰。剛柔交。而難生。屯蒙則猶之未交也。艮巽震兌。於是乃交損益。為六朝之終。咸恒為魏晉之始。則亦猶此也。然有反復。而无對化。反復對化。俱則治亂之終始備矣。故趙宋之於元。於魏晉六朝。同治也。建隆元年。庚申。其明年。人漸。用卦之交。在革。自咸恒來者。損益之際。

也。開寶興國之治。各有可觀。諸王不蚤自克。以及於死。非復父家之所能治。中交辛卯。以李繼遷觀察銀夏。卒為西土大艱。甲午。李順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為招討。猶有五代之風焉。於是越保吉寇靈州。保吉即繼遷也。真宗五年。保吉陷靈州。明年陷西涼。子德明以契丹立。稱西平王。甲辰。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上渡河次澶淵。契丹受盟而退。真宗既取城下之盟。遂後東封之策。天書屢見。社首乃登。崔立孫奭之疏。既用見疎。王旦寇準之賢。猶依以自周。開元天寶之故智。唱于大中祥符之間。危哉。其自誣也。劉德妃。既正中宮。浸于外事。乾典遺詔。遂以軍國聽其處分。幾立劉氏七廟。嚮非大臣秉政。積桎於蚤。歸妹在凶。豈可量哉。然則諸圖之取於歸妹者。何也。定位歸漸。在梁唐之際。而未與。在損益之端。七十二限。皆在井鼎之交。而漸歸殿。

後。衡圖用限。皆在咸恒損益。升鼎之際。而  
 漸歸多在漢獻唐懿之間。唐  
 敢望堯舜。望周赧漢獻耳。周  
 強諸侯。朕乃制於家奴。故漸  
 離為八亂也。而初宋值之。何  
 治者幾何。既重於前。則勢平  
 左。則害施於右。觀於乾坤六  
 魏晉六朝之所始終。而後宋  
 盡同交與秦漢比義。曉然見  
 於後。機張於  
 也。曰世之為  
 歸妹者。易所  
 服漢獻制於  
 宗曰朕安  
 於

易象正卷之九終

